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義門讀書記卷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論語下

先進篇先進於禮樂章　謂孔子患時文之敝而欲救之以質者發自明道其在伊川亦云矯枉以救文之敝則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不必戚從周之說此重質之說也朱子

或問謂安知當世所謂儉者非昔之所謂中耶故集注採尹氏所述伊川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四語而兩下令反謂之字以明周末文勝故持論倒置此重中之説也然朱子作家禮序云畧浮文敦本實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而語類中論考禮綱領數條持論亦多如此則重質尤合朱子本意

第一節　細看野人二字自有質勝之意江陵程文所

主自得之但須云救之以質乃就於中方圓備　禮之本只是敎以人倫樂之本只是養其德性　注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按朱子謂同時考禮者下稍溺于器數一齊多昏倒了亦所謂不自知也

第二節　朱子嘗云古禮於今實難行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頓一番令人甦醒必不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此節能透出甦醒二字精神來則大佳矣且如此則於不自知三字亦照應得有意味　朱子又

云若聖賢有作必簡易疏通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

從我於陳蔡者章第二節　是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

總注　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按曾子年最少時未及門也子貢晚而聞一貫之傳有不止於善為說詞者益進德有不可限也

季氏富於周公章第二節　注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按聖人氣象方說得到

柴也愚章　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喭是氣習之染

總注　四者性之偏按性如何有偏

回也其庶乎章　總注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

按補足此句方見庶幾下落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章第六節　注衆殯曰同

按周禮殷殯曰同避宣祖諱故改曰衆

第七節鏗爾　集解於鼓瑟希下一斷以鏗爾屬下句

孔疏云鏗者投瑟之聲　異乎三子者之撰此句是謙詞　暮春者七句　曾晳進取須於言外得之王文恪作此段題只淡寫直留在大結發見斟酌至當不然其言不讓殆有甚於率爾者矣　注曾點之學四句推其根動靜之際六句本文而其胸次悠然以下言外之意分三層看

第八節　曾點是其中有疑見得三子儘好何故不見許於夫子故獨留再問此不是自喜見許真以夫子為

必薄三子而復問也葢狂者平日心胸灑落或不暇於細務一聞三子之言未嘗不以為實事切務必不可少異撰之言仍寓謙退在其間也正狂者進取不肯倒却一邊處未可以他日行不掩言便疑其夷然不屑一往放曠為樂也

末節　私箋云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宫而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為諸侯之事按附庸無會同不達於天子故也

顔淵篇顔淵問仁章首節　唯復禮為克己之盡但言克己而不至於禮則不過一時强制病根仍在故朱子不取吕與叔克己銘他日作詩又云寳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祗令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寳鑑看則禮之未復亦豈遂可以言克己哉禮字最喫緊　注己謂身之私欲也按身字緊要空説私欲不得下文視聽言動為身之用則其目也讀或問自明伊川嘗云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或問以理

易禮則無可持循之實聖人所謂禮者正以禮文而言

其所以為操存持守之地者密矣　注謝氏云云或疑

顔子具體聖人不宜有性偏難克處然觀其自言願無

伐善無施勞則亦必曾有伐施之病是亦偏處也但不

可説得太重耳

總注　非至明不能察其幾二句何謂察其幾莫見乎

隠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是何謂致其決如惡惡

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是自慎

獨而精之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則并無三月之違矣

仲弓問仁章　出門使民時能敬則未出門使民時便自無不敬所為涵養工夫也但學者却須從出門使民時著力方有實地據為工夫下手處仲弓所謂請事此也　兩如字亦必用實貼然後見其為敬之至若約畧寫大意直似易以他語亦得則仲弓之請事者安據耶

司馬牛憂曰章　總注意圓而語滯者也按此謂其有

無差等之弊

子張問明章　易云譖善者其辭游蓋謂譖善必浮游其辭使事雖無據而可疑聞之者以爲發于無心而不覺正浸潤之類也　不行焉又須將二者互說方透或問甚明注毀人者漸漬而不驟至而發之暴矣　句句對勘互形事變無窮已約畧可見矣　易疑者不疑易信者不信合來方是明無不照大全輔饒之說皆可觀　二者難察而能察之按惟二者相反故尤難察

子貢問政章首節　兵食而信之説本之大全中所採語錄然非朱子最後定本必如本注中補足教化方有在上者信孚於民根本豈得謂止須足食足兵民信盡此哉至教民以信雖不可一日緩若不待既足之後而總注復分出以人情而言以民德而言兩層則施為固自有序大全所採黄直卿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非謂至此而後方施信于民之語亦不必據以獻疑直卿自云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再答復告以義理之重

輕也既有先後即當如注中以人情而言之解矣

第二節　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即其民也名募始於桓文之説初無所據即三代而後兵制亦自唐之府兵既壞始專事名募當孔子之時舍井田邱甸之民豈别有可去之兵在哉下兩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時文云於是下去兵之令於是乎下去食之令死句下矣　兩不得已而去猶云二者不可得無也聖賢要是無可奈何故程子謂之直窮到

底不可作去之所以足之一切兒戲之譚

末節　去食去字只對上足字亦非遂至無食也末二句乃究極其理而言之註語當分界清楚不得將易子析骸納入去字中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首節　哀公發問之意本為年飢之時徵斂不給而商所以足國用者其初亦非欲加賦也特聞有子行徹之論誤以有子之意反在減二為一務欲損上益下則於足國之道遠矣故疑而再問首節

中不必即入加賦二字此安溪先生意按先生之論最細當飢歲而議加賦雖至愚者不為也

第二節　此盍字與孟子則盍反其本矣口氣同是為他徹底打算盡除一切苟且之政反之於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荒不能為害本計但講徹法不做盍字便非　注中通字要透末節全脉在此

末節　財聚則民散君不務行徹以聚民而沾沾然曰吾猶不足亦思百姓足則孰與不足者百姓不足則孰

與足者耶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首節　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首節　注忠信明决按四字皆重在上一箇字

聽訟吾猶人也章　此節無訟重在教化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私箋云但言感應之機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也

子張問士章第五節　即察言觀色處便慮以下人若非慮以下人則察言觀色又是徇外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舉直錯枉智也然所以不容已於舉錯其源則自愛來精義中載楊中立引孟子語解富哉句極分曉云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蓋當務為急莫如親賢舜湯之有天下以選於衆舉皐陶伊尹為先務然則問智以舉直錯諸枉告之則仁智之務兼舉矣合之語類沈杜

仲所録尋常説仁智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此方見得仁智合一處仁裡面包得智智裡面包得仁潘子善所録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智了方能頓放箇仁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二條皆是正為愛他不得不用分别也

第三節　樊遲疑二者之相悖以愛欲周而知有擇夫子則示以愛之者原不可混然無所别必慎擇以風示

之使其感化而同歸於善斯吾仁之施自可無所不周耳上句固智之事而從愛人生來朱子所謂仁裡面有智也能使句則朱子所謂智裡面有仁也若以下文只言問智於夫子口中上句亦突然從知說起便失來脈下句又如何突然轉到仁字相為用耶

子貢問友章　善道正所以善用其忠也

君子以文會友章　講學即致知之事所以明善也若講成相聚做詩文與下便不相關　講學取善皆以我

為主

子路篇子路問政章首節　注中兩凡字便含得終身為之不盡意

第二節　無倦是訶其請非益之也益禁止辭

衛君待子而為政章第二節　作文當如謝氏之說寬說道理漸虛虛歸到綱常上看子貢猶不斥衛君而問夷齊豈聖人詞氣而顧昧于不非大夫之義乎注中是時云云前輩必俱入大結也

第四節　鄙俗則所見限於淺近素無以與乎極本窮源之慮也輕率是帶說

第六節　禮樂只是事之理不興與字亦與崩壞殊

總注　而子路終不喻也云云按子路不去雖乖亂邦不居之義然謂其終於不喻則非也其死也仕於孔氏則亦闇悝之難而赴之而已故其言曰若燔臺半必舍孔叔死悝非死輒也先儒於此多失之

其身正章　此節要重講下截則上截鞭辟愈有力輕

帶則聖人何苦有此贅　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辨令

子適衛章　總注明帝尊師重傅云云按京江文敎先公族而後庶民只説得明帝事

善人為邦百年章　私箋云為邦猶云治天下也按三代治天下未有在為邦之外者　私箋云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按當時之論必有謂非嚴猛不可以更化者故夫子述人言以致意即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

而民善矣之意何嘗微寓不足耶尹氏注只泛論義理與當日語氣不合百年二字亦不可看得迂緩風俗淳厚斷非一時一人事

如有王者章　班固曰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此得如有二字語意　程子謂仲尼三年有成因周之舊然則必世後仁者其繼亂之後無可因者乎

苟正其身矣章　私箋云正其身主臣言正人人字兼

君民說

葉公語孔子曰章第二節　何故要隱正謂其事於理有未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理即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庚辰八月因論春秋書夫人遜于齊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相與剖析及此）

樊遲問仁章　居處恭方外也執事敬直內也

總注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按道理盡於敬與誠

矣

君子和而不同章　當論其心之無所乖和字非止溫乎其容也

善人教民七年章　教民而可以即戎具在周官小司徒之所掌七年則大比者再矣

憲問篇克伐怨欲不行焉章第二節　此章當取雍也篇或問程韓之論不貳過參看又必歸重在以復乎禮上斯暢其旨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亦是制私

也憲之病在不能拔本塞源徒爭末流耳制字貶剥不得注語須從有是四者一氣讀下剋川文掃制私二字便謬以千里為難是因錯用工夫非僅許為勉仁也以安勉為言尤失分刌

有德者必有言章　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理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必也此程允夫問語首二句朱子畧改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章　蔡氏曰玩語氣似為易言

仁者而發

為命章　為命二字要從義理上說起葢是國家一大事又要存得禮讓誠慤之意極難盡善而鄭國之事次第不苟有可取者自然應對諸侯可以無辱命敗事之失不可將當日晉楚爭鄭事勢闗入喧客奪主反狹了題理

或問子產章第二節　彼讀若賁卦之賁彼義切哀也

廣韵在五寘中　注其後卒召白公以致亂按孔子卒

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

末節　注而富人莫之敢拒者按拒敵也言其富無敵

見仲尼篇

貧而無怨難章　私箋云怨字要說得細方見其難按

難字只對易字耳說得細非復常情矣　有粗亦有細

到夷齊方是貧而無怨之極處怨有怨嘆有怨悔不以

其道得之不處而終焉於義理毫無可悔處亦只是無

怨也但此意當留在後半推進說耳

子路問成人章首節　文之以禮樂句是涵養以至於成德之事不可作變化氣質看　變化在前涵養在後兩意俱有程子云英氣最害事無偏倚駁雜只是連那一點英氣也融釋了此雖非聖人亦顏曾之徒也　注中窮理養心力行泛應八字於為學次序極好

第二節　注中忠信之實四字亦不可看得太粗

總注　胡氏云云按紹聞編云下節胡氏之說較近然有一疑子路之言如此夫子何以無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章　注衛大夫公孫枝也

按王厚齋云孔注作公孫拔枝字傳寫之誤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曰字不是他人即指武仲自已藏頭露尾耳次崖謂當時之人未見得他意思乃對信字說後人誤會都將曰字坐在旁人為他解釋非也　表記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與叔引此章以為並得於孔子然言各有當經文無人字不必强加　注楊氏云云按既以防

則迹亦露矣故程子於中說心迹之判久矣不以爲是

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按何休注公羊晉趙鞅歸于晉

傳云君子誅意不誅事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先言晉文者甚文故不得不予

桓也桓雖假抑猶愈乎文之譎云爾子之抑傷之也

桓公殺公子糾章第二節　如其仁言似此功業也庶

幾其仁也誰如之訓當斟酌　注葢管仲雖未得爲仁

人按此謂全體之仁　九合若如舊說則其中有兵車

之會三本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子不從　春秋之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伯功則封建得以不廢生民稍獲休息從合諸侯包含利澤及人者大與仁字乃有闕

管仲非仁者與章　總注程子云云按程子桓兄糾弟之説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故孔子不以是深責管仲也若召忽之死雖不可謂之非然亦不過小諒而已如匹夫以意氣然諾相

死當其奉公子糾來奔之時未嘗有荀息仇牧之責任

春秋之時與亡人求入而死者多矣則未知爲亂賊之

黨歟否歟又惡得而深予之 此段本安溪先生之意言之

未嘗受命於先君則兄弟均之非嫡嗣桓公雖兄亦

不得名其爲賊也 從前輔糾爭國仲之失也却不可

責以糾死亦隨而死 古注王子邕云管仲召忽之於

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

非死事既難亦在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

言召忽之不當死按此說精當緻密

其言之不怍章　私箋云則字即就言之不怍時說非待其爲而後見其難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厚齋云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托之空言

總注　程子云云當叅觀或問朱子所推本末尤爲精盡以魯之半加齊之半是釋哀公魯爲齊弱久矣之疑

非先力而後義也

不逆詐章　私箋云三句一氣不斷按不妨斷　注言雖不逆不億按全要體會雖字得力抑亦語脉方醒楊氏說只末二句好若說君子一於誠則不逆億便自然能先覺了

或曰以德報怨章第三節　以直二字凡待天下之常人皆然不因報怨而有所增損耳竟將以直筭做報怨之法便糊塗總注中怨有不讐四字要看得圓益因怨

有公私曲直之不同不皆在所必報也不可竟抹去題中報字

莫我知也夫章末節　為學一凌躐便易怨天一輕浮便易尤人注中不得不合皆要在做工夫上看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第二節　私箋云兩將字正在未興未廢之間不知命者以為人可與得力時節也

朱子云這是未定之詞

賢者辟世章　次第以時地區分辟色則嘗居是邦辟

言則嘗仕其國也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亦辟言之一事

子路宿於石門章　是字言獨是他如此若作原來是他豈不懸絶　注中胡氏譏字須活看晨門尚從吏隱與下章荷蕢不同只他見得難便任手與字有未知聖人更用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刺也先儒因下文子路無酬答之語故謂其似譏然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亦豈謂其有所譏耶

子擊磬於衛章末節　注且言人之出處二句按此指

淺深二句

子路問君子章　安溪先生評貞父修己以敬文云修己非無事者自一言一行至于應事接物皆是也但非以敬為主則不能耳不是一敬而修己之事已畢程子言但知主敬而不知集義則是都無事也此意少人識取　私箋云安即敬之極處

總注　此體信達順之道按體信達順出禮運

原壤夷俟章　注以其自幼至老按宋本老作長此解

上二句也

衛靈公篇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此章注脚只在孟子盡其心者章後須補到存養安溪先生於長史文後頗引其端然說得不斬截　天下之理千變皆由此出者天命之性也知所本即中庸立天下之大本意思朱子語録及北溪字義中發明謝氏說精矣此益進子貢以涵養徳性之要

第一節　注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按本者誠而明也

以行言故曰忠恕以知言則誠明而已

第二節　注益其積學功至按積學致知也功至知至也

無為而治者章　無為者猶言行其所無事也注中下二層意本揚子法言非正解

直哉史魚章第二節　注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按厚齋云甯殖當為甯喜

顏淵問為邦章首節　封建不廢治天下即在為邦內

謙詞二字似稍濶遠

第五節　必言舜者舜所以象成功此章是論爲邦如舜之九成爲邦功業方做得完備也不專是包聲在內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斥爲竊位紙上都是霜氣者與二字豈復尚留不盡或以此二字都帶委婉則譬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等語亦委婉也夫謂聖人出語渾融不爲已甚者謂於竊位之外不宜別有深文如恐公室有人私家翼翦之類羅織沒左証疑獄耳豈蔽

賢應得之辜可為末減耶三思節其義亦爾一友謂予再字亦且放活些予應之曰幸文子非四思而後行恐不好更說箇三斯可矣竟無以難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注易從二字妙亦欲其同歸於厚先之以善道之方耳非竟薄待之也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章　此節當兼指窮理

君子義以為質章　蟬聯而下三之字俱就處事說首句體下三句用　義是天理之宜安有不誠實者信以

成之恐是謂其及於物處合内外皆誠實也

吾之於人也章　上節自是聖人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事下又援古以曉有世教之責者不當薄待今此之人耳

第一節　私箋云如字活其字實　注中揚是善未著而自我表之稱是惡未著而自我發之二字不可順口讀過若善惡為衆所共見則公好公惡不待言也

第二節　饒雙峯曰民字即上面人字人對己而言民

對君而言下有三代字面也　斯民也即三代之君直道而行之民而三代之君所以直道而行之民者以民心本直不可枉其是非之實也故直道二字偏主君說不得所以二字之意偏主民說又不得三代之三字口氣　注令此之人按箋云即上節人字也　益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按即字極可味行之以私即此人行之以直即此人顧轉移何如耳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闕文西涯兼其事其文言之

巧言亂德章　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

衆惡之章　私箋云察字活有可信可疑二端在内按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亦無所疑矣可與楊説叅看

吾嘗終日不食章　此章以仰之彌高一章看方得勞心必求遜志自得真解　思與學不可分知行説　學是求之實地注却云遜志便非學而不思者矣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不是中二句是無命也不是末一句是無義也命是中人說的知義則命不足道故口氣須着一折

當仁不讓於師章　朱子云此仁字當在大處難做處說　私箋云重一當字當擔當也

季氏篇　洪氏云云按洪氏此條不根應從辨疑刋削

季氏将伐顓臾章　通章尤重在責由求

第三節　注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此句是

第四節　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為東郊故謂之東蒙

詩魯頌正義云謂之社稷臣者以其附屬于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是世繼非專臣也然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　横渠云雖非魯臣乃吾所以事社稷之臣也　注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按先王通指虞夏以來言之　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按此則自周以來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

第六節　二子之罪只在不持不扶致季氏得縱其欲

故夫子亦止責之如此下文注中冉有實與謀句太過
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夫子固有以信之矣凡讀傳注須
就經文彼此參看乃可以折其衷耳

第八節　此節自解所以難於救止之故不可説似代
季氏遠慮注中是朱子過於疾惡處　固謂阻東蒙若
虎之負嵎登蒙山則下臨費邑故曰近

第九節　欲之即夫子欲之二字

第十節　安溪先生謂凡物無并則多均分則寡均未

必無寡也富者多危貧者多安安未必無貧也古人之意以為寧寡而不可使不均寧貧而不可使不安故所患者在彼而不在此夫子又推論其理謂古人所以不患寡而患不均者葢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雖或有寡不至於貧且均則各得其分不相侵奪其和可知和則有無可以相資盈虛可以相濟并可不至于寡矣此古人所以貴于均也古人所以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葢安則內變不生外釁不作雖或不免於貧而決不至于

傾矣夫為國家計者慮傾危耳無傾危之慮則貧猶不足患而況於寡乎此古人所以貴于安也

十一節　遠人猶當來且安之況邦域之中可尋干戈乎

十二節　相夫子即上彼相之相　分崩離析即上所謂危也顛也　私箋云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夫子以蕭墻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為遠人可知

按動干戈於邦内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天下有道章　此章只指周家一代說

第二節　獨言政不在大夫諸侯糾合同盟翼戴天子方伯連帥之職大夫竊柄即名不正也豈不有其君顧能奉天子哉　安溪先生云天子主天下之政諸侯亦主一國之政雖至治盛世諸侯得自治其國但禮樂征伐之權則不敢自專耳若大夫則無政大夫有政即無道之邦矣故特舉大夫言之　自諸侯亦是無道何以只說大夫須分曉又諸侯若數世之內增修其德亦代

有天下矣商周是也須并見得對面之意

第三節　不議不横議也

益者三樂章　注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按樂字精神正在辨字上見

君子有三畏章　三畏九思其數則經文所定凡以并合作對者皆庸人自擾不待閱而始棄擲者也　存心養性所以事天

生而知之者章　氣質不同是正意楊氏說又言表推

論耳此只可於下三段中見之如俗下于上也中即攙入不厭學為金針則中庸至誠盡性當照其次致曲耶

君子有九思章　九思是内外合一之事須體味南軒九者當養之于未發之先持之于方發之際二語每句無敬義夾持工夫則程子所云各專其一朱子語錄中所謂一是主一之義方有歸宿　曰忠曰敬曰言曰事二句所占地甚濶此章次序似當以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參觀辛巳與世得商論得此

見善如不及章第二節　志者萬物一體之志也養此心謂之求其志道者萬物得所之道求志之時而道在我矣至此乃見之施行耳安溪先生少時解　注守其所達之道也按守字好便貼得隱居二字出

邦君之妻章　稱之異邦句若緣上邦人二字來則曰寡君夫人可已守溪據禮記自不謬　若如禮記夫人自稱於異邦之君則當在自稱曰小童之下萊峯文亦是　雜記訃于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稱之

異邦之一證不得專據曲禮

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章第二節　孔子時年四十三

子之武城章首節　弦歌四達則邑人皆化於上之教

而古治可復矣故夫子尤深喜之

第三節　君子學道句不可粘着武城君子須看注中

皆字及必教二字夫子二句平説子游之意尤在下句

見不可遺一人也能句句叙述中作虛步引起下句乃

佳　愛人二字即説不忍下有不學道之人亦得　君

子雖以位言然只是俊秀之屬愛人謂他日臨民也方是子游所取之人　私箋云道字不專指禮樂按率性謂道禮樂所以養其德性故學道者必由之　學字重與教字對今人只粘道字無欛柄矣　注皆不可以不學按皆字是指地無大小非總上之語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注又言其效如此按言其效亦其效始是能行究竟

仲弓問仁章使以自考之意仍須收向裏來説　必有

佛肸召章末節　此節是荅昔言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第三節好仁不好學二句

此仁字只是愛之理不宜看得太濶故注中觧愚字

云若可陷可罔之類

總注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論來説信便可該直説勇

便可該剛乃繁而不殺列之爲六皆因子路氣質所偏

尤在此處故加詳也　但言仁智實包禮義在好學二

字内辨之明義也處之當而有節文禮也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次節是立志三節是修己四節應事接物五節不惟知常而能處變六節詩本性情敎歸敦厚又就修己應事之重者言之

子謂伯魚曰章　二南之詩但言治國由於齊家耳若夫起化之本始于修身必待為之者自得于聲詩之表然後有所感發興起為能推之而通放之而準若將注中修身齊家句囫圇吞棗看過便似不曾讀詩者末二句亦安能醒發

禮云禮云章　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和而發之以鐘鼓

此用禮樂之本　此和字就人心言　總注禮只是一

箇序樂只是一箇和此制禮樂之本　此和字就統體

言

古者民有三疾章首節　全是傷今不可雜以思古意

須看民字若古之君子有禮樂以養其中和之德氣

禀之偏無所不化矣

第二節　私箋云此是即習氣以驗風俗狂矜愚是病

曰肆曰廉曰直猶為本症曰蕩曰忿戾曰詐則已變而為別候矣

予欲無言章第三節　天理發見流行固不待言而顯著然非黙識而深察之則亦有不可得見者須照首節注中不察二字下意乃抉開示子貢之神

孺悲欲見孔子章　士相見禮疏云傳通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第四節　注禮父母之喪云云皆

攝舉閒傳　受以成布按受繼也

君子亦有惡乎章　總注侯氏云云按此人人所當惡

微子篇柳下惠為士師章子未可以去乎　言未可以

去而事人乎是望之變通不是疑其不見幾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只是禮貌在季孟之間故曰不

能用若權位如此則舉國而聽矣　當就事權上説景

公初意本欲用孔子也及為人所沮而志氣頽衰故復

有不能用之言非特禮貌之謂也注中貴字及程子禮

字不可誤看

齊人歸女樂章　聽行如季孫孟子以證見行可之仕桓子始非不善也俗下欲深文之不知如此則孔子去國反不得為見幾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章　接輿佯狂事同箕子其心乃近於狷者也　如上章季桓子便是今之從政者

第二節　曾點之狂有茂對時物氣象接輿之狂但知天地閉賢人隱而已此夫子欲與言以廣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第二節　注令下問津令宋本作令按作令乃應上使字

第三節　歷聘而終無所遇則是未嘗不避人也

末節　夫子于他隱士未嘗自辯正為桀溺之言有過甚者故明人之不可避因見天下之無可易也子路嘗聞浮海之嘆而喜恐其惑於桀溺之言亦因以喻之孔疏隱于山林是同羣言吾自當天下同羣安能去人而從鳥獸居乎

子路從而後章首節　尹氏謂其詞氣雍容不當直云責子路言我惟恐如此何暇知夫子也　私箋云四體三句益言夫人四體不勤則不分五穀即莊子漢陰丈人徃矣無乏吾事之意責子路意在言外

末節　道之行廢關氣運之盛衰非一身計也若君臣之義則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廢之則此身先有虧闕處矣故明知道雖不行此義不敢自我而廢也行義對徇祿說玩注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云云自見

今人與潔身亂倫滚作一句都謬　注福州有國初時寫本云云按聖人説話便是八面俱到子路恐不解便如此當是受辭於夫子也

逸民章第二第三第四節　三節須兼時與道言之

太師摯適齊章　安溪先生謂此章官名次序皆有義理益分堂上堂下之樂言之侑食之官乃近君者故貴之也

周有八士章　或曰成王時人按此鄭康成説賈逵又

以為文王時　當從子政季長之説作宣王時中興之業所以不能盡復文武之舊者生材雖盛而淪于下位也

子張篇執徳不宏章　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按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别無所有故謂之徳孤孤只是孤單朱子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我之不賢與與須於絜長量短時指與一箇茫然長思瞿然内愧光景上與字語意極安詳此與字極跼蹐　子張之言乃泛然處衆之

道非所以交朋友也毋友不如已者孔子言之但一拒字太迫狹耳注中過高二字尚斷不倒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末字只是足上後字作此句須沉吟追味見而後二字為必不可易之法乃有情有味

仕而優則學章　重下截　上句為世卿言之下句則草野之秀民也聖門無突然便說仕者兩則字亦須說得微不同上句是但有餘力便學下句是須有餘力乃

仕也

堂堂乎張也章　重不能輔人邊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此所以觀常人之用情非立教然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法家謂刑亂國用重典不知自上致之也哀矜勿喜包當用法平恕不失其怵惕惻隱意

紂之不善章　甚多也公羊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

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　有人之惡有水之惡

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是也須還他兩層

君子之過也章　此章乃警戒至切之語不可放退說

日月之食在君子為非常之變人皆見之不可得而掩

也人皆仰之惟速改斯得復其常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衛公孫雖知夫子者淺然

亦見其無所不通以為求之當世何處得此大成規模

可從他就學故有焉學之問子貢告以夫子之大固有

自來却四面零星鬭合非可限定一處何處不從學其成就亦非必專師一人也　注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按此句是朱子言外推論非問答正解　道字固不論道體朱子解為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以為此則有時隆地賴人能記者耳其實列聖相傳之微言已不外此故孟子注亦舉此節證聞而知之但非子貢當下問答所及故或問於范太史之説復謂其不切

叔孫武叔毁仲尼章多見其不知量也　邢云古人多

祇同音引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及張衡西京賦為證

子為恭也章第三節　大可為化不可為非人力可及當就德性學問至處實講

末節　上節總包體用說此節就德性之及人一半可見處示之與大哉堯之為君章同

堯曰篇堯曰章第三節　有罪謂得罪於天　簡在句似並指有罪無罪說　注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按此

二句最難措詞

第四節　私箋云大賚正以富善人也按鹿臺鉅橋之積雖多亦安能徧及四海須知此是第一節事正為商家畿内之民身在水火有朝不及夕之憂雖有善政亦莫能待故首為此舉四海聞之亦如被其賜也善人則尤有加焉洪範中所謂富者有稟祿也注中皆字不可貼大字說　下文方說四方政行天下民歸次第自可想見

第五節　安溪先生云此節正申明善人是富之意歸重在仁人上　私箋云過即督過之過按此節叙在大賚之後只當就仁人上并見虐政汚俗所當咸與維新大慰百姓責望與之更始意不可泥書今朕必往重説伐紂也

第六節　權量者萬事萬物之本謹之而後法度可審法度審然後有官守

第七節　世者賢者之後世其家者也逸民又是無位

之人二句亦相因說　注箕子商容不必拘

第八節　所重中便該得教化在内從善也輕民德歸厚也

末節　信字貼誠字說末句歸于公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第二節欲仁而得仁　私箋云效所欲所得者在澤民之仁心政上則儘欲儘好儘得儘不妨按此說仁字極分曉

總注　尹氏云云按顔師古前漢書注中并以上章為

告子張之語

不知命章　此章胡雲峯以為入德之事者自好

首節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只是信得

命及便一直向前做得瀟灑磊落此命字但在氣上說

與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命字同義不可說向理上去了

義門讀書記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貢生臣戈廷模

義門讀書記卷五

翰林院侍讀學士何焯撰

孟子止

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章首節　史記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是其生也未嘗僭稱

第四節　曰利則不本於理而動於欲一動於欲則凡

有血氣必爭上下不安民志不定圜視而起矣　安溪先生書汪青湖萬取千焉二句題文云畿方千里出車萬乘是也曰釆地百里出車千乘釆地十里出車百乘則謬矣釆地十里只一成耳一成之地除去溝洫道路只六十四井為一甸之數出兵車一乘安得有百乘釆地百里只當出兵車百乘所謂千乘之國者葢方三百餘里在周禮侯伯之封是也春秋時僭制踰限故列國多千乘大夫多百乘前輩多不理會鄭康成筭　四井

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魯作邱甲亦不過甸出四乘耳　百乘之家一同之地天子三公王子母弟之采邑

百乘千乘漢書刑法志甚分明

第五節　朱子於注中既下仁義未嘗不利句而又恐人誤以仁義為求利之資故或問中又云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敢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一有求利之心則利

不可得而其害至矣然愚意孟子雖非教惠王以仁義求利而下二節自當更移下一層看益王何必曰利節乃正答以義理之本然下二節又推極事勢而論之使之必無他歧之惑故末節復繳轉云云亦猶大學孟獻子曰二節上節就義理以明王者用心之公下節復舉利害以明王者擇術之審也

寡人之於國也章首節　周禮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大司徒大荒大札則

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第四節謹庠序之教二句　庠序皆鄉學教之樹畜以養其老便是孝弟根本庠序之教又所以申之也申字合如此解則并下不負戴句皆一串矣葢此章雖與齊宣是心足王章皆令舉王政而此章對上移民移粟自謂盡心言之尤重在養一邊

七十者衣帛食肉二句　不是總束乃王道之成效

注　二畝半在田按即割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　末五十者不得衣也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按此即品節末節　注則必能自反二句按自反即本文我字也益修其政由荒政而王政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首節　楊旡咎云死者即長子也

五節　不忍其陷溺故往而正彼之罪非修怨也

齊桓晉文之事章　重保民而王句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所以保民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正是照應

保字先說得推不忍之心一半自反其本以下又破齊王不能推之由然後告以行不忍之政一半章末然而不王者二句直繳保民而王

首二節　齊王以桓文之事為問其意中即是下文所謂大欲也特以難於發問姑托之於取威定覇耳其事必出於興兵搆怨與保民正相反故孟子一句截斷徐發其不忍而導之不得已作貴王賤覇門面語看注中羞稱詐力意不可泥　項羽自立為西楚覇王戰國時

主所謂覇功大率類此桓文不過借他名目

第五節　有是事則必有是心心之發最為肫切可以保民則足以致王矣然百姓但習見王之行事而不察王之用心皆以王之以羊易牛為愛也臣固知王不忍其㲉觫之言由衷而發非若百姓之言也　是心足王句壇長云題是緊接有之直承王曰何由知吾可

第八節　周禮夏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而地官牛人無釁積之事是釁鐘本不當用牛以羊易之適得其

當既得全吾不忍之心而亦不至暴殄天物乃應事之曲當者也故謂之仁術

第十二節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鶴灘文云明於此而暗於彼則為之而不能推忽其易而先其難則推之而不善

第十七節齊集有其一　趙注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

第十九節　輔吾志須從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來

第二十節　注士嘗學問知義理按此只照下奚暇治禮義哉淺淺說

第二十一節　明字對上惛字能知其輕重長短而善推者也

末節　老者衣帛食肉二句是老吾老幼吾幼四句究竟

莊暴見孟子曰章第三節　甚則今樂猶古樂矣

第四節　此節不過引起同字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方是甚處只是甚字的影子甚之實則行仁政也　注亦人之常情也按雖人之常情然齊王意中所謂人與衆者亦謟臣媚子耳孟子則借以引之於與百姓同也

第六節　緊要在行仁政上但題面所無不可辭費耳百姓至于父子離兄弟妻子散雖鍾鼓管籥日聞于耳徒使其疾首相告可謂之與人樂與衆樂乎

管籥之音　詩云籥舞笙歌正義云籥雖吹器舞時與

羽並執故得舞名又公羊傳云其言萬入去籥者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吾家邵公注籥所以節舞廢置也置不去也此解尤明故凡言羽籥言籥舞皆舞則吹籥以爲節非無音而但執之也

第七節　庶幾無疾病言幸不至爲萬民憂勞成疾方與同樂相應

總注　二說皆未竟其旨或問中折衷精盡　楊氏說流而爲王學

文王之囿章首節　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内皆岡嶺林麓為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地以養禽獸恣游觀也若靈囿則在辟雍之傍不過一射圃耳與齊之囿固名同而實異矣

交隣國有道乎章首節　注仁人之心至尤不敢廢按數語字字精細　明義理識時勢合兩層方是智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章第二節　民自有當得者若雪宫之樂不得遽至非上非也

第五節　注而又廵行郊野按近郊君所自行野外都鄙則司稼為之

人皆謂我毁明堂章首節　明堂只是壇當據覲禮公玉帶以下紛紜之説皆非是

第三節文王發政施仁五句　要看發字是政教號令對上王者所居以出號令之所説引詩又收歸心上實以不忍人之心行此不忍人之政也如此方界限分明不複不贅　注世禄者先王之世按先王是文王以

上先世

第四節　思戢用光聿來胥宇此兩句是王業　弓矢干戈是行者之衛非好貨之主能人人有備乎　行者有裹糧是平時出行

末節　無怨曠只是室家相保之意

王之臣章末節四境之内不治　趙注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

王顧左右而言他　趙注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

以答此言也

為巨室章　賢才大而反小之國家重而反輕之慢賢則徒以病國此相因之理也

第二節　趙注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能治乎　注鎰二十兩也王濬南辨疑云國語以二十四兩為鎰脫一四字然此句本用趙注

齊人伐燕勝之章第三節　當時畿内之民尤親被紂

之毒虐文王取之固順民心事然六七王德澤入人者深苟非人人棄絶則亦事過追思難免其不悦也故堅守臣節至於匡救無所施乃聽其惡稔而自斃耳

末節以迎王師　破上人力不至於此

齊人伐燕取之章第二節自葛始　葛嬴姓之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趙氏注云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葢至于有霓則人被雨澤旱已解矣望字總貫雲霓無將雨及既雨言之也最爲得之辨疑中引朝隮

于西崇朝其雨云虹亦雨徵尚解得不分明如蒙引謂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恐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則於經文多添曲折仍有難通矣

後來其蘇　辨疑云注中蘇字既曰復生又曰蘇息兩義雜出從後為長

第三節　子噲子之不聞別有虐政然名不正必致民無所措其手足虐孰有甚於此者乎民生有欲無主乃

亂下文置君而去亦惟爲整頓此事便足救民水火耳

第四節　老者因兵入而播遷則招而反之小者爲吾所俘畧則送而反之非特不貪其土而并安輯其民非特不毀其廟貌而并勿移其器

鄒與魯鬨章首節　穀梁子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義與此章類

魯平公將出章末節君爲來見也　爲字與是以字對即所謂使之尼之也

公孫丑篇夫子當路於齊章第八節　注祖乙疑祖甲
之譌但祖甲又在武丁後耳　疏有祖乙趙注無　凡
七世元板七作九
第十二節　管仲功烈之卑政以無文王之德耳德字
不可說得狹小了孟子必要從心性做出事業故非堯
舜之道不陳然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寧卷懷而去但
值此時勢則事半功倍不若文王之難也
末節故事半古之人　故字下須補有古人之德一層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首節　注亦有所恐懼疑惑按疑
對知言懼對養氣
第七節　私箋云大勇只末二句見之按當總說下文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以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不為皆根於此此說闡之衛先生
第八節　下文說無暴其氣若因守氣句將氣字貶壞
便節節俱礙守漢文云理主乎氣氣輔乎理二者相須
而曾子尤得其要便節節俱貫通照應

第九節故曰持其志　儒門持志為敬以直内之功注中所謂敬守也告子强制其心亦有似乎持志者故孟子因而為之剖析注中先補力制其心四字正為持志句生根萬歴中求其説而不得遂以持志屬知言一邊謬矣

第十二節　此難字正與是不難相對注中心所獨得不是空話浩氣生於集義集義本於知義心者氣之宰理又心之宰也工夫來脉至遠所以難言直與上不得

于言勿求於心心字反照

第十三節　直養只是事皆合義故自反常直然先夺下文集義則急遽無序經文反前後冗複矣故本注且但從上文說來　無害據後注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似與下而又害之害字相應又本注云無所作為以害之後注云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字面皆同時解遂攙說助長細尋經文脈絡助之長者乃指告子不能集義養氣而速求不動

心之效故强制其心使人之神明具衆理應萬事者如死灰之枯槁則無以立天下之大本其害有甚於舍之不芸心不慊而日餒失其本體之充者所害在心若此處無害不過行之不能皆直害吾浩然之本體兩害字及作爲字相似而各有所指

注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知其二字元板作却甚四書通中亦作却甚語類中引此作却甚不知何時始譌然元板亦有作知其者

第十四節　配道義正塞乎天地之實落處

第十五節　或問孟子深闢義外而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先生云此辨一正一反即是集義二句釋文　義者本性之固有而具於心為氣之主宰者也不能集義則不能滿所性本然之量而心且流於虛無枯槁又安能生出浩然之氣

來　天地生人是氣然必有理在内為主宰此理即義之根源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病根皆因外義惟以義理為外而非内則理有不達遂不反求諸心旣無由集義以生此浩然之氣即下文所謂不芸苗也及其氣有不充此心將不免於疑懼乃又强制以必其不動則下文所謂揠苗助長反害其心淪於枯槁寂滅之域者也非義襲而取句朱子初不指告子説注中總上云告子不知此理然後轉云乃曰

仁內義外文義甚明大全誤取胡饒二氏語雲峯以義襲而取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雙峯以正而助長是義襲而取則告子自云勿求於心矣豈復求一二之偶合於義自云勿求於氣豈復求襲取此氣於外乃舍不能集義強制其心之正條實犯而旁撫義襲而取以攻之試思揠苗之取象與襲取此氣者似焉否耶　注自反常直按此應上直養

第十六節以為無益而舍之者　舍之者即助之長者

惟其見得那邊有益所以不耘耳不可作兩種人說故

上文以不助長者寡矣句貫下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害之是害其心非害氣也與

無害之害不同　注正預期也按古注正解作望字故

曰預期

第十七節　生心害政等語正對前當大任說

第十九節　上蔡語錄或以知言養氣為一道事先生

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

取按此說可以為上下關通證佐

第二十節敢問所安　安對上惡字口氣不可但捻居字

以力假仁者霸章　以德行仁朱子云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按以德為誠乃周益公說也引書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為證亦儘自好得此說乃知伊洛議論非尋常悟入者可及

仁則榮章第二節　貴德尊士則知修身立政之本變化氣質可以大有為下文在位在職則賢能樂為之用而又各當其任也閒暇亦是賢能為他支撑一番外侮稍息粗得寧靜非僥倖撞著好機會便及時大振頓一番如政便兼養民教民交隣固圉無所不包刑則小者刀鋸大者甲兵皆得其當自然大邦畏小邦懷可以為政於天下矣後半說到配命可知第一句全是修身尊賢事

尊賢使能章　此與發政施仁下次第不同者葢以行於國之規模遠近為序前朝後市則國中也以次而郊關則為路以次而都鄙則為野非農之緩于商旅也第五節乃閔民故别而最後言之又見無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首節俊傑在位　衛云此在位謂未仕者舉而立之於位

第五節　獨言天下之民葢閔民也　若作新附之民

看更穩當以許行願受一廛而為氓之語參觀適與願為之氓句呼應廛字不必定指市宅說文所謂一畒半一家之居也　布錢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是有里布有夫布守載師之單證則不能與題句肖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章首只說不忍之心者程子所謂四德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也然第四節注中固云因惻隠而悉數之言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故以四端四體對舉為言

首節　注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按此句便是
性情之根
第二節　下三句見不忍人之心不可忽　注故不能
察識是知推之政事是擴全體此心是充
第六節　須將先王跌出人字入自謂不能方有根
張子曰害仁曰賊
末節知皆擴而充之矣　語類伊川常説如今人説力
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又云不能擴充者

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按此知字極重注中尚說得輕然如淳所錄一條云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擴充說此句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是真能恁地充按注中正如此解當斟酌叅看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末節　正已似對擇字說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第一節　須著眼人字方得總注初無彼此之間意思　注其勇於自修如此按

補出遷善一層方與下二節關通

第三節　注而舍己從人按元板己作以

第四節　羣輔録舜有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遊本戰

國策顔歜語

伯夷章末節　只是不肯至誠惻怛便是不恭　注中

弊字直斷其如此非指其流

天時不如地利章第三節　私箋云古者甲以革為之

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按古人亦以革

為兵左傳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孟子將朝王章首節　注孟子本將朝王按玩一本字方不是輕世肆志

第四節　陳堯舜之道實以大有為望之即輔世長民之術也

第五節　注在官不俟屨按宋元板官俱作宮然此語本出玉藻鄭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則作官為是

末節　且猶句只可翻云管仲似乎可名不得云桓公

似可名仲方與故將以下口氣不背　注處賔師之位

按閻若璩曰范氏云處賔師之位非也孟子為卿於齊孟子致為臣而歸烏有所謂賔師之位哉古有可名之臣有不可名之臣孟子葢就以不可名之臣自處非真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名師而況諸侯乎齊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召而後不往也齊王於其將歸乃就見之其不足與有為可知孟子所以終去也此關聖賢出處大者不可以不辨　非當仕有官職按此句總

論大旨若不爲管仲自指生平所學言之無此兩層説方完

孟子之平陸章末節　語録王之爲都又恐是周禮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爲都

孟子謂蚳鼃曰章首節　注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按此無官守

第五節　進退只作去留解承上無官守言責也　闞若璩云田敬仲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説之士自如騶

行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故孟子時為客卿而曰無官守言責

孟子為卿於齊章第二節　注王驩蓋攝卿以行按書葢大夫故知是攝　不惡而嚴如此按不惡謂其始不以輔行非人而辭出弔之命在途雖不假以詞色亦未始凌傲之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首節　木通謂棺槨言之

第二節　非直句破以美以下又明慎終之誡愛

第三節　注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按法制所不當得非達

第四節　注快然無所恨對盡字説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首節　天下可禪國不可禪三代以上之天子皆推有德者迭為之及以天下與人子孫退守百里以承祖宗之祀未有并棄其國者也子噲則自斬台公之血食矣故孟子尤惡之

第二節　燕人干天之命齊人干天之討厥罪惟鈞故

曰以燕伐燕　趙注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勸齊伐燕國乎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第五節　欲富正對道不行說不行其道而虛拘以祿是貨之也

第六節又使其子弟為卿　子弟與前弟子對說　使者營求之方非使令之謂以上使已例之自見

末節　字書買賣二字皆从网賤則買貴則賣皆罔之謂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第二節　坐危坐也

第三節曰坐　並坐也與前不同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第四節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此孟子望王改之者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第三節　此節述往事思來者不得但為伊吕鋪張

滕文公篇滕文公為世子章第二節　言必稱堯舜即人皆可以為堯舜之意不可説得廓落

末節　此節推説到善國亦不外此以足上不當復求他説之意

滕定公薨章第三節　東萊解大傳公子有宗道云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焉滕謂魯為宗國亦如此

末節　周禮疏倚廬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為廬

滕文公問為國章第六節徹者徹也二句　就上文次

序言之當先解助後解徹此倒言之者正為徹中已具助法規模但計畝均分不如助之只藉其力為尤善耳須通下節看　計畝均分便有公田不足取盈於私田流弊故孟子不直取徹法而曰請野九一而助　注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二句按制民句承上恒產節取之之制承上恭儉節　周時一夫授田百畝按一夫二字是眼目方見均平之制　其實皆什一也至是亦不過什一也按辨疑云三代田制已無明文可考但當合經

文什一之數而已南軒云夏商周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為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為助百畝者以十畝為徹此說本分明　据詩中田有廬上入執宮功孟子自言五畝之宅推之以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各得二畝半以十四畝為廬舍八家各得一畝七分半

第七節又稱貸而益之　稱周禮疏云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為稱意

第十五節　語類鄉遂用貢法然司稼巡野觀稼以年

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

第十六節　禮記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既引孟子又云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葢引周禮載師之文也士讀為仕既近郊之地故禮記孔疏云畿内無公田故有圭田後來孟子疏及陳用之禮書皆仍之此鶴灘文有或予之鄉遂之田一說也然載師之士田乃謂士大夫之子所耕有問朱子以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朱子答以恐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

抵古者田禄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屬此說不泥舊聞而於古人立制之意尤為近之此鶴灘文有或予之都鄙之田一說也

第十七節　餘夫二十五畝對世禄看亦以澤及野人之子弟也

第十九節　方里而井三句九一之形體以下又從分田中繳足制禄八家二句明九一之為助法申結前分田制禄可坐而定公事畢三句又推九一而助所以立

制申結前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八家同養公田　趙注養其苗稼　注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也按金仁山曰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一千五百夫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第四節　許子衣褐見無庸於織以逃孟子之駁　奚冠句因適而之褐故問奚冠

第七節　草木禽獸妨害五穀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偪人

决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世得云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日水地無分孟子葢謂决排以後南水入江而江以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於江也按朱子但疑記者之誤耳非謂後人於經文便不當復致思也前説最精施功之多者四水而字以

下畧讀斷謂其他小水大抵皆注之江則於解經極包括而水道自渾然無滞礙矣又書言禹平水土治水皆所以治地也如此解則下文然後二字亦可直接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由是水土既平而稼穡有地然後中國可得而食可得只有可粒食之期葢尚有待於后稷之教也

第八節后稷教民稼穡三句　當從教字確實指陳降播種殖嘉穀規模　育字當對鮮食艱食見非聖人能

厚民生無以致此若就氣化上論便似復講然後可得而食矣

人之有道也四句　人備五倫即完五性此則貴于物者也茍不能復性以盡倫則違禽獸不遠矣

父子有親五句　仁智若循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既曰有別則為所性之智明矣北溪字義曰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然程子謂禮只是一箇序既曰有序亦當為所性之禮也故瓊

山程以智字貼有别説較舊説推勘愈諦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勞來是資禀之近乎中者匡直是資禀之過乎中者輔翼是資禀之不及乎中者三者皆使之自得其性而已

聖人之憂民如此　當雙承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兩層總束近日講章謂獨承教民者讀大全陳定宇之説而未詳也　注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四句按兩然後即而暇耕乎暇字　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

按放逸怠惰從上逸居來

第九節 舜有五人而天下治錯引臯陶以終得人之盛也

第十節 以天下與人句最難安放守溪文云以天下與人此堯舜之所易也為天下得人此堯舜之所難也何等直截

第十一節 堯之大哉以其無名也舜之君哉以其不與也二聖之不營心細務如此 曰無名曰不與若無

所用心者然此是斷章不容撫實

十三節子貢反築室於場 趙注場冢上祭祀壇場也

秋陽以暴之 趙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注道德明著二句 道德明著對言行光輝潔白對氣象

十七節 同價者其道無僞則從其道之效也

陳代曰章第三節以利言也 利字專頂直字

周霄問曰章第三節 諸侯耕助四句祭義中語 惟

士無田二句王制中語　無田謂無圭田

宋小國也章第三節　富天下正與宋事對

第五節紹我周王見休　私箋云昔事紂而今繼事乎

武王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第二節　長幼謂同姓之人卑尊

謂異姓之人猶言父兄百官

不見諸侯何義章第三節　玉藻云酒食之賜弗再拜

若受於其家則不當復往拜矣　趙注豚非大牲故用

熟饋

第四節　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初見時事　曾子子路皆剛毅無所屈撓之人稍有失色失容已深戒而亟遠之須對下文所養句看趙注夏畦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人也按治畦是先築土為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北方夏月惟此為勞非若田作其旱澇猶任之天也莊子天地篇叙漢陰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為機後重前輕

挈水若抽其名為橰日浸百畦即其事也鑿隧是先治

行水之道疏云治畦曰灌園乃南宋邵武人不至北方

故誤作一層解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首節　注氣化盛衰二句按氣

化盛天心復也人事得人心正也須有個根在

第二節　下巢避龍蛇上窟避鳥獸

第三節　掘地而注之海是大水治所謂予决九川距

四海也水由地中行是小水皆治所謂濬畎澮距川也

蛇龍恃水為患故先驅之鳥獸因水患而偪人故水治而其害漸消各有次第

第四節　私箋謂自禹而後治亂不一桀之亂湯之治亦不及而直言及紂之身者蓋舉亂之尤大而撥亂之功甚勞者言之　公羊傳注云草棘曰沛漸洳曰澤

第五節咸以正無缺　無一事不出於中正無一事不出於周密

第八節　政在大夫者春秋既治之矣此又與庶人不

議相反弒逆之禍陰竄於學術之中者也春秋之作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邪說誣民者并取愛敬之根而壞之則自此將視君父猶路人與禽獸之無知者一矣孔子討亂賊之道安得而著哉　亂賊悖倫者也楊墨賊性者也

第十二節　仁義充塞而人心不正故使人知有仁義者所以治其本也然充塞仁義者實自為我兼愛之邪說為之而行亦以詖辭益以淫故息之距之放之所以

治其末也或問中甚分曉

匡章曰陳仲子章第四節　此節言即不為蚓廉操豈猶有未充故下文孟子又以母兄相提而論隱然見大倫既亂則於人道有虧所傷者大非繩之以蚓不可固非責人無已也何傷是指不為蚓何傷非謂居食何傷也

第五節　此節是不能充之案

已頻顣曰　病其所從來也　辨疑已當作已已惡之

而他日偶食其肉故聞兄言而即哇之也

義門讀書記卷五